

小--资--女--人

Petty Bourgeoise

黄海波 / 著



华文出版社

小--资--女--人

Petty Bourgeoise

黄海波/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资女人 / 黄海波著.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02.7

ISBN 7 - 5075 - 1370 - X

I . 小... II . 黄... III . 女性 - 社会生活

IV . 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7807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 <http://www.hwcbs.com>

电子信箱 : webmaster@hwcbs.com

电话 : (010)83086663 (010)83086853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永清县印刷厂印刷

880 × 1230 32 开本 10.5 印张 180 千字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 20.00 元

序　　言

“大海，美酒，女人，拼命工作”，这是希腊作家卡赞扎基斯的小说《阿莱克西·卓尔巴》里一刻也闲不住的实干家卓尔巴说过的一段话。在两性平等的时代，只需把其中的“女人”换成“爱情”，也就是中国现代小资的生活写照了。

小资的日常生活充满仪式感，或者用批评者的话说是“戏剧化”。被称为小资的人，对待事物无论大小都力求精致，吃有吃样，穿有穿样，那个说着最标准的普通话（不排除偶尔说几句英语、法语）、摆着最得体坐姿、看着最时髦杂志的人，按照社会阶层划分，一定是属于小资的。

小资精益求精的生活方式似乎与西方学者马斯洛的学说有一些相似之处。马斯洛认为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会从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走向较高层次的自尊自重，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小资的出现表示在整个社会全力追求生活水准（诸如衣食住行）的改善之后，开始追求优质生活（Quality of Life）。

“优质生活”是由温饱进入小康之后的新境界，它不再以量取胜，不再以增加财富为唯一目标，不再以小我为中心，不再为了经济增长而牺牲生态环保。在衣食不足的年代，人们追求的

是“更多”、“更快”、“更方便”、“更新奇”，而在优质生活里，这些东西并不等同于“更好”。

小资追求的优质生活，就是要在财富与欲望之间取得平衡。优质生活的最终目的是要活得快乐，活得快乐比活得富裕更重要。这正是小资作为一个在数量上尚属弱势的社会阶层，而能引人注目之处。

书中所描绘的优质生活，是今天多数人都可以拥有的，它不需要靠大量财富、权势、名位来获得，但它需要一些智慧，一些品味，一些割舍来取得。

目 录

序言	(1)
阅读	(1)
怀念阅读/(1)	村上春树的小酒吧/(2)
杜拉斯语录/(6)	天才卡夫卡/(14)
洛丽塔/(18)	爱上卡尔维诺/(23)
经济学家的	美丽人生/(26)
美丽人生/(26)	与《昆虫记》同在/(29)
霍金的世界,	我们不懂/(33)
我们不懂/(33)	我深爱的细胞
生命/(39)	生命/(39)
旧上海风情/(44)	阅读的快
快乐——朱德庸/(49)	乐——朱德庸/(49)
雕塑身体	(54)
健身房/(54)	脂肪的灾难/(59)
束身衣/(66)	你希望我去隆胸吗/(71)
谁不想有	细腰/(77)
细腰/(77)	背后看女人/(79)
穿在水晶鞋	里的脚/(82)
里的脚/(82)	牵手/(86)
告诉我,我该怎么	坐/(90)
坐/(90)	长发·短发/(92)
剃须刀/(95)	你的味道是令人迷醉的酒/(98)
我穿故我在	(108)
品牌图腾/(108)	十七个金字招牌/(112)
名牌之有罪/(130)	小资的颜色/(133)
你	

穿化纤吗/(135) 皮草,穿还是不穿/(137)
衣橱前的仪式感/(139) 万能西装/(142)
穿多少可以上班/(145) 衣橱的休闲时刻/
(148) 蓝调牛仔/(152) 时尚舵手/(156)
裙摆的经济学指标/(158) 旧爱新欢/(161)
二手货风貌/(163) 配来配去的小饰物/
(167) 缠绵丝袜/(171) 内衣的秘密/(176)
小资服饰样板——奥黛丽·赫本/(181)

相约在餐桌 (186)
饮食男女/(186) 小资食谱的卡路里/
(191) 速食一代/(192) 汉堡的环保/(194)
喝杯小咖啡/(196) 星巴克的味道/(203)
咖啡馆里用午餐的人/(205) 哈根达斯的甜
品/(207) 黑巧克力情人/(208) 以异域风
情的名义/(210) 素食主义/(214) 西餐厨
房/(215) 热爱葡萄酒/(216) 进口啤酒/
(222) 来杯冰水/(223) 健康早餐/(223)
献给地球的礼物/(224)

小资的视听时代 (227)
忧伤的西班牙电影/(227) 夏季大片/
(228) 《珍珠港》引发军装热/(232) 周星
驰大话/(234) 电视的过错/(236) 电视之
家/(240) 看过东爱吗/(243) 武侠情结/
(247) 音乐会/(250) JAZZ(251) 人美歌
靓的卡拉斯/(254) 冲破黑暗的阳光——波
切利/(258) 烫烫灵魂的歌手——恩雅/

- (263) 永不落幕的音乐剧/(267) 艰难的
巴赫《平均律》/(273) 火热拉丁/(274)
Hip-hop 的节奏/(277) 崔健老矣/(280) 杀
手蔡琴/(281) 罗大佑的魔力/(284)
- 小资日常生活的七个关键词** (289)
逛逛宜家/(289) 玩玩玩具/(294) 礼尚
往来/(301) 不插电的日子/(309) 与城市
谈一场若即若离的恋爱/(313) 数字化生
存/(317) 自助旅行/(320)
- 后记：如果你是一尾鱼** (330)

阅 读

怀念阅读

虽然小资毫无例外是资深网民，可他们仍然没有忘记更有品味的生活细节——阅读。作为读者，贫民阶层的人很老实，对高雅的东西决不试图装模作样或附庸风雅。比小资更高的上层才不在乎你对他读的书怎么想呢。只有在小资当中，阅读品味才成为一个话题。

在小资的写字台上最抢眼的是《TIMES》、《NEWS WEEK》、《National Geography》等原版杂志，然后他们就以《时代》这期的“Cover Story”（封面故事）是什么作为时髦话题，如果你竟然不看《时代》，那你自然就被排除在小资之外。然后小资会把市面上一切流行而又不太好读的书籍通通买下，从《时间简史》到《挪威的森林》，从《格调》到《咖啡笔记》，从福柯到法布尔，千万别犹豫。看不懂不要紧，不感兴趣不要紧，只要能把作者记熟就行。

如果有人问一个社交明星：“可曾读过《唐·吉诃德》？”他回答：“最近不曾。”其实他根本就没有读过，但谁会煞风景去破坏融洽的谈话气氛呢？



还有一次，有人问他可曾读过但丁的《神曲》，他回答：“中文本的没有读过。”这是句百分之百的真话，常常会让人产生三种误解：他读过这篇巨著；他精通 14 世纪的意大利文；他是个文学纯粹主义者，从来不屑读翻译本。这个回答真是太高明了。

有人要你对你一无所知的某本书、某部电影、某个乐曲发表看法，你坦然回答：“我还是更喜欢他（她）早期的作品，风格比较简明。”或者“我喜欢他后期的作品，那比较成熟。”无论对方是否同意，都没有理由认为你是错的。

小资的阅读兴趣还表现在书桌上不能没有设计灯上，就是那种脖子细长细长的、脑袋小小的，有一至两个关节可以伸伸缩缩东拉西拉的灯具。它本来是设计师专用的，宜于照射大面积的图纸样稿，但它显然迅速地迈过了这一领域。你去看吧，无论是什么风格的家居，如果主人以小资自诩，一支设计灯的符号作用仅次于他阅读的书。

村上春树的小酒吧

核准小资身份的指标之一——“看没看过《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树已经像“夏日防晒系列”一样，成为一种理论上的需要。

据说，村上春树自己的追求是：二三百页，漂亮的，留在记忆里的那种小说，能把读者的眼泪逼出来的小说。

村上春树的小说里描述的“拜物主义”迷倒了一大片小资：超级市场里的商品名称、冰箱里的食品名称、唱片名称、洋酒及饮料名称，各种商品名层出不穷，同样生活在物化世界的小资不能不深有同感。他们可能在喝同一个品牌的酒，穿同一品牌的衣服，听同一首爵士乐曲。

村上春树的这些“小道具”并非虚设，更不是他非要卖弄学识，在小说里它们大多具有符号作用。正是这些物质能让阅读中的小资惬意地栖身于村上营造的小酒吧中。《挪威的森林》是小资最熟悉的村上代表作，书名就取自同名爵士乐。“挪威的森林”(NORWEGIAN WOOD)是上世纪 60 年代甲壳虫爵士乐队一支静谧、忧伤，而又令人莫名其妙地沉醉的乐曲，小说主人公的旧日恋人直子曾百听不厌。18 年后。“我”在飞往汉堡的波音 747 上从机内广播中重新听到此曲，不禁闻声生情，伤感地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舞！舞！舞！》也用了同名爵士乐曲：“上了六堂的课/今天实在不能再继续/快快扭开收音机的选台器/音量尽可能调大/舞欲已沸腾/音乐节奏自不在话下/动感得叫人直想/舞！舞！舞……”

作者自己也说过：“我的确非常喜欢日常生活中无所谓的细节性风景，非常喜欢观察各种各样的人是怎样通过这些细节同世界发生关系，以及这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是怎样得以成立的，对此非常有兴趣。……而一个人的状况必然在这些细小的生活场景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

来。”这些无微不至的细节描写也代表着小资的心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除了细节，我们还能有什么、还能做什么呢？

小资对村上的小说语言也相当感兴趣，它们简直不亚于电影里的著名台词。

“喜欢孤独？”“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乱交朋友罢了……”——《挪威的森林》

“我们怎么办，午饭？”雨转向诗人。“我记得我们大约1小时之前做细面条吃来着。”诗人慢条斯理地回答，“1小时前也就是12点15分，普通人大概称之为午饭，一般说来。”“是吗？”雨神色茫然。“是的。”诗人断言

五反田说，“女士们先生们，我现在想睡的对象只有老婆一人。感动热潮，此起彼伏。雪云散尽，阳光普照。”——《舞！舞！舞！》

这种风格的对话正是小资的日常生活语言，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说话或者希望自己能以这种方式说话。

阅读村上的小说，还会唤醒小资每每感受到的生活在现代繁华都市里自己那无可救药的孤独、无可排遣的空虚、无可言喻的无奈和惆怅。

“人们崇拜资本所具有的勃勃生机，崇拜其神话色彩，崇拜东京地价，崇拜‘奔驰’汽车闪闪发光的标志。除此之外，这个世界再不存在任何神话。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都要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这便是现在。网无所不在，网

外有网，无处可去。若扔石块，免不了转弯落回自家头上……时代如流沙一般流动不止，我们所站立的位置又不是我们站立的位置。”

在这里，村上对时代对社会已彻底绝望，剩下的惟有挥之不去的失重感失落感幻灭感，惟有无可奈何的孤寂与悲凉。然而毕竟“无处可去”，只能在这个世道生存下去。而要生存下去，便只能“不停地跳舞！不要考虑为什么跳，不要去考虑意义不意义，意义那玩艺儿本来就没有的”——这也正是《舞！舞！舞！》的寓意所在。

《挪威的森林》最后，绿子问渡边在哪里。

“我现在哪里？我拿着听筒扬起脸，飞快地环顾电话亭四周。我现在哪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全然摸不着头脑。目力所及，无不是不知走去哪里的男男女女，我是在哪里也不是的场所连连呼唤绿子。”生活在现代文明日渐发达的中国的小资们也常常会有这种不知置身何处，找不到立足之地的孤独感。于是他们便很乐于同村上小说里的人物一道咀嚼孤独无奈的涩果。

在品味孤独之后，村上小说里的人物面对现实，还是很善于确认自己、满足自己、经营自己的，今天的中国小资们也很善于在自己的小天地中从琐事中寻找乐趣，从而得以肯定自我，保持自己赖以区别于他人的个性。他们不伤害别人，但当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也并不退缩，不忍气吞声。事实上村上笔下的主人公也都



是颇有本事的、老辣的、不好欺负的——可以说，这是当今相当一部分小资的价值观和精神架构。村上春树恰恰敏锐地、先觉性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这是他走红的一个根本性“秘密”。

村上春树的小说读者以女小资居多。村上特别善于写女性谈话，他的性别观里既没有对女性的歧视，也不对女性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小说中的男女之间无不保持适当的距离，没有日本文学中常见的那种黏黏糊糊拉拉扯扯啰啰嗦嗦的关系，即使性方面女性也是自主的、冷静的，不为男性所左右。而这点恰恰切合了女小资在现实生活中的感觉，所以村上作品尤其大得她们宠爱。

阅读村上春树的小资，在他的叙述里每每发现着自己。他讲出我们失语时犹记在心的呢喃，还有想过即忘的风中思想。一个了解你甚于你自己的人，小资没有办法不把他视若知己。

杜拉斯语录

读杜拉斯的最大乐趣就在于记录“杜拉斯语录”。

她是那种善于制造警句的作家，读过杜拉斯的人印象中多是她的只言片语，读过杜拉斯的人都以会说几句杜拉斯式的话为荣，形成一个高尚的交际语境，这导致越来越多的小资选择这个作家来喜欢。

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个妓女。

当我越写，我就越不存在。我不能走出来，
我迷失在文里。

写作是走向死亡，身处死亡之中。

我生活的故事是不存在的。它是不存在的。它没有中心，没有路，没有线。有大片地方，大家都以为那里有个什么人，其实什么人也没有。

对付男人的方法是必须非常非常爱他们，否则他们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我爱男人，我只爱男人。我可以一次有50个男人。

爱情并不存在，男女之间有的只是激情，在爱情中寻找安逸是绝对不合适的，甚至是可怜的，但她又认为，如果活着没有爱，心中没有爱的位置，没有期待的位置，那是无法想像的。

任何一个女人都比男人神秘，比男人聪明、生动、清新，从来也不想做男人。

不喜欢那种让所有的男人神魂颠倒的狐狸精式的女人，那种女人只有在制造悲剧时才可爱，在重罪法庭上她们才会令人敬仰。

夫妻之间最真实的东西是背叛；任何一对夫妻，哪怕是最美满的夫妻，都不可能在爱情中相互激励；在通奸中，女人因害怕和偷偷摸摸而兴奋，男人则从中看到一个更能激起情欲的目标。

如果一个女人一辈子只同一个男人做爱，那是因为她不喜欢做爱。但发生一次爱情故事



比上床四十五次更加重要、更有意义。

同性恋像癌症一样是一种必死无疑的疾病。

我长得太矮了，太平庸了，大街上永远也没有人回头看我了！

在酗酒之前我就有了这样一副酗酒的面孔。

喜欢只写过一部小说的作家。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有：《圣经》、米什莱、夏多布里昂、卢梭、帕斯卡尔、勒南的《耶稣传》、《克莱芙王妃》、拉辛、波德莱尔，觉得萨特和波伏瓦都不是作家。

作家是难以忍受的，他杀人、做坏事。

写作是自杀性的，是可怕的，可人们仍在写。

上面是杜拉斯迷们最熟悉的杜拉斯语录的一部分，每句都惊世骇俗，每每给你迎头一棒，很痛。

她自己解释这种“杜拉斯体”的来历：“就是随意地用词，当一个词在脑海中浮现或闪过时赶紧抓住它，并且迅速把它记下来，这样才不会忘记它是怎么来的。”她把这叫做“紧急文学”。她很得意地告诉前来采访她的记者：“现在连法国的官方文件都开始模仿这种文体。”

原名玛格丽特·朵那迪遏（Marguerite Donnadieu）的杜拉斯，1914年4月4日出生于西贡附近。父亲是政府官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她是他们的第三个小孩。她4岁时，父亲因感染痢疾而回法国，3年后逝世于他的故乡。失去

父亲的家庭开始走下坡路，母亲靠抚恤金和薪水难以维持中上等白人家庭生计，她还错误地把所有的积蓄投入一块不能耕种的土地，进而把全家陷入经济的泥沼。

他们成了贫穷的白人，贫穷带给他们和被殖民者交往的自由。杜拉斯与两个哥哥和当地小孩嬉戏，学会讲越南话。16岁那年，在湄公河上邂逅了她的中国情人雷(Le)。她称这段恋情为“年轻白人女孩的失去童贞”。15岁的白人女孩，穿着旧的丝质连身裙和金边高跟鞋，梳印第安人的麻花辫，涂着口红，贫穷，有放肆的眼神。然后在渡轮上遇见来自中国北方的男人。宿命的阴影，笼罩着一生。绝望的性爱，无言的别离。这些就是杜拉斯初恋故事留给她的记忆。

17岁时，她回到她的法国故乡，那个名叫杜拉斯(Duras)的地方有她父亲留下来的一栋房子，多年后她开始写作，便拿这个地名取代她的姓。次年，她来到巴黎，研读法律、数学，无拘无束地结交异性朋友，然后稳定下来，和一个在警察局工作的人结了婚。第二次大战期间，她担任伪政府设置来管制出版的“纸张控制委员会”的秘书，审查哪些书该印，哪些不该印。这次经历成为她一道难以涤清的污点。尽管她日后再辩称自己当年的反抗行动，但有些人仍要指责她曾经安逸地享受那份差事。

她开始写作，写她的故乡杜拉斯，那是她把自己植根在法国土地的一种方式。她的前两部